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跋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

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此

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

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没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

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

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某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某序（大學章句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一篇魯共王毀孔子舊宅得之）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

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本朝聖道咸平閒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侃疏約而脩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埀意經術始置學官以章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路而適戎蠻也當此

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某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

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旣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

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論語要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

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閒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論語訓蒙口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

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

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旣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横渠張公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説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覾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

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顔曾也今録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踈密豪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歳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

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

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某謹書語孟集義序○初日精義後改名集義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

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

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説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説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録僅出於其門

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説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説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某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怳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説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

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某序中庸章句序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

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敎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

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豪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

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彞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小學題辭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

親友之道皆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題小學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

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廹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横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値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

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易學啓蒙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

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

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

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

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某書詩集傳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某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

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

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説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

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説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説通書絶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某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説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

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顔子之學則知

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於後云乾道巳丑六月戊申新安朱某謹書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某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旣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庻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

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緼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寛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

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刋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

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爲鄭夫人誌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

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内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㫤爲

其言嘗至其處溪之源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録而誤遺之者

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

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

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

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顔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

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没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某自早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閒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

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音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藴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某謹記

周子通書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

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題太極西銘解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荅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某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録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

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没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

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豪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

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録無刖亦將去其重複别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

後序

右附録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某嘗竊取實録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

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輙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程氏

遺書附錄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某所序次可繕寫始某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

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程氏外書後序

右上蔡先生語録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閒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某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録後得吳中

板本一篇題曰逍遥先生語録陳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孫少卿伋及天隱之子希元

者二家之書皆温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

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

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荅皆

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

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

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輙因其舊

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

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罪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罪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輙放而絶之雖或

被之以僭妄之皐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録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謝上蔡語録後序

某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録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

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藉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録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豪釐則夫千里之繆有

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謝上蔡語錄後記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

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
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
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
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
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
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
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書近思錄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

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或遺其

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某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

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家禮序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别爲目録三十卷幷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歴八十卷以遺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稾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輙與同

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閒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

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閲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

安朱某謹書 資治通鑑綱目序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録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甞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

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閒天性民彛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閒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

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
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
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
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
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
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
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
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

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注八巻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来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集注序

右楚辭後語目録以鼂氏所集録續變二書刋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

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

葢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

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

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

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

為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

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

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

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録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

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絶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

子呂與叔之言葢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楚辭後語目録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讐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

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歳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葢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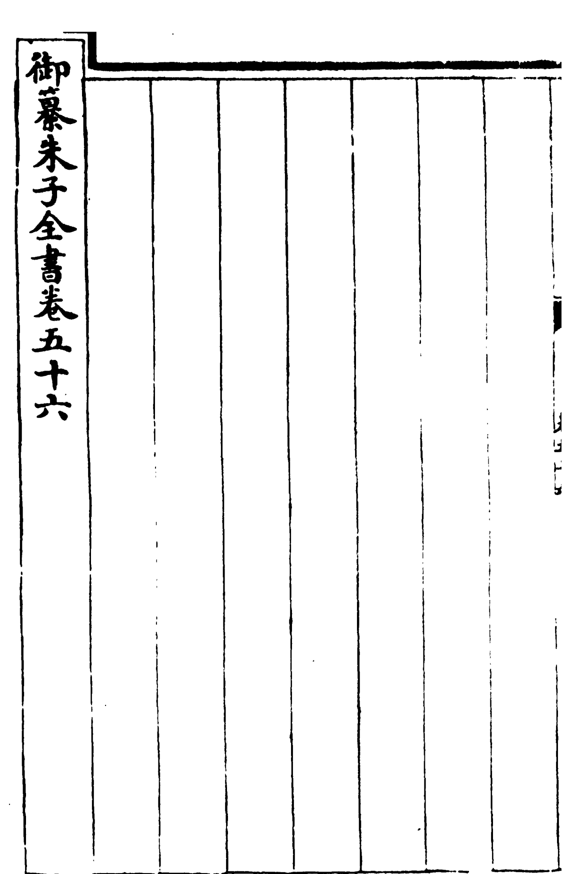
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韓文考異序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

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詳苻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録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輙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茍是矣則雖民閒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

而筆削焉書韓文考異前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汩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録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八朝名臣言行録序○以上文集二十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　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七

道統六

訓門人已見前卷為學內者不重出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

舉横渠戰退之説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静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

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以下訓廖子晦德明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騖外此箇心須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

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

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

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
箇字到用著時無他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窠臼來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
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以下訓輔漢卿
廣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
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
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

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

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

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以下訓余

正叔

大雅

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進處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某前此説話不覺悠悠而學於某者皆不做切已工夫故亦少見特然可恃者且如孟子初語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夫自應有得及後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説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以至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著緊下工夫耳

又如語曹交一段意亦同此大抵為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效一月須見一月之效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日斷不要務為說話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但覺寸進不見特然之效曰正為如此便不曾離得舊窠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再見即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

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俗所梗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閾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著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

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為衣食為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仍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下訓陳才卿文蔚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

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説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寛緩中又須謹敬訓李公晦方子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分別得且不須誦言這莫是只說尋常汎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閒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胷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閒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照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

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是聖人與人為善之意

以下訓葉味道賀孫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子夏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

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訓潘子善時舉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

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訓萬正淳人傑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别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

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訓楊仲思道夫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處未正曰大體只是合衆小理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以下訓徐居甫寓

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只看他前日信中自說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說行三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麼賀孫說定之之意是當先生前日在朝恐要從頭拆洗決裂做事故說此曰固是若論來如今事體合從頭拆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著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

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懽了到合說處都莫說近來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都是作文時文采發越燦然可觀謂堯卿至之 浙間士夫又卻好就道理上壁角頭著工夫如某人輩子善叔恭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卻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雖厚卻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間卻有一兩箇朋

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為只為源頭處用功較少而今須喫緊著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為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必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訓石子餘洪慶

問節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

較寛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得先生

應
訓甘吉甫節

問氣質昏蒙做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

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以下訓黄義剛

毅然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纎豪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

體驗一性之内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説古人學問只是為巳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説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歳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

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飢餓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已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著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坐間有言及傅子囦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

不是此邊却未有肯著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爲他所謾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作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世學者多躐等曰亦更有不及等人 以下訓廖益仲謙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

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畧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

巧若一向草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

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

詳者終是看得溥博浹洽又言大學等書向來人只

説某説得詳如何不畧説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

人之為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

邊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

愈有意味

讀大學必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訓湯叔永泳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以下訓沈莊仲僩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為英雄之學務為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

及其餘今公們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間或又有看得不好處

訓郭德元友仁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

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以下訓周舜弼謨

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踈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都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

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粗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先生問當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正欲請教先易後詩可否曰既嘗讀詩不若先詩後易當曰

亦欲看詩曰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某觀諸儒之說惟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味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訓黄子耕嵤

淳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樣
意思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
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作渣滓不要
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
大病以下訓陳安卿淳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
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
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

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顔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删了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盖了單單說

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都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做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

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

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棊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棊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棊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

經歷一過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童蜚卿伯羽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讀則蹉過了曰論語章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去若孟子詩書等非讀不可蓋他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

伯羽嘗覺固易蹉了專看則又易入於硬鑽之弊如何曰是不可鑽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真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説此話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常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

責志顔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顔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峯曰爲學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己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

覺悟則又在於陽令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為堯舜為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做佛渠却辦做佛自家却不辦做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以下訓鄭子上可學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

抵禀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

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渺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

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為法理會得便説出待某看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却無疑也訓鄭文振南升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寛心二病正相反以下訓楊至之至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

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脩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脩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翫弄何益於已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

仲方主張克己之説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小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可謂深中膏肓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於是不養之氣襲而乘之徵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

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訓吳仲方琮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已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

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内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内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劄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静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

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以下訓陳廷秀芝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得這文字某舊讀書看此一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恁閒工夫錄人文字廷秀行夫都未理會得這箇工夫在今當截頭截尾

劄定脚跟將這一箇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見身也還我理會這箇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已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今欲做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説這事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

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訓魏元壽椿

枅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閒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奥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

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訓陳自脩枅）

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闊著步去（以下雜訓諸門人）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著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

是如此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問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説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

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汎汎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呂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已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

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逺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

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才滅而火又發矣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謹莫說無妨蓋道
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
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江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
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
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
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
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

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静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静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静亦是箇黑底虛静不是箇白底虛静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静換作箇白底虛静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静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潑底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

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

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己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揹揹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脩為講學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先生謂魯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今學者有兩樣意思鈍底又不能得他理會得到得意

思快捷底雖能當下曉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龔郯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直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謂一士友曰向嘗收書云讀書不用精熟又云不要思惟讀書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言不可思惟只為此兩句在胷中做病根正如人食

冷物留於脾胃之間十數年為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以下訓無名氏門人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

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其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工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

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

謂諸生曰公説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説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滕滕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還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

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考索得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

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

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麽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為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為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為已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
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
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
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
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
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

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已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

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註為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

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似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辯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

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専以主敬窮理為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辯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葢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為學多岐今來似覺簡略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

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

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為足慮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作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沈要教人道好

又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長道人不是全不反己且道我是甚麽人他是如何人全不看他所為是如何我所為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

說人此二等人皆是不知本領見歸一偏坐落在窠

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

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

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

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閒話先生責曰公

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閒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做自已工夫
却要閒說歎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强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頺放矣曰固是道家脩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為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

之便强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

進以上語類九十五條

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著實處子細翫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

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為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脱不

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不信了(答許順之)

示諭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

卒然奉答竊恐祇為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答王近思

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虚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乎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

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答劉平甫

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却翫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答程允夫

所諭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户樞亦何難之有哉其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極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

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答任伯起

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為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揑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閒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

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
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
而反有害乎某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
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
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
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
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
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答江德功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淩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玆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操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為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

答方耕道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

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辯論工夫勝却翫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閙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答程正思

閅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

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答吳伯豐

示諭工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過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此始有進步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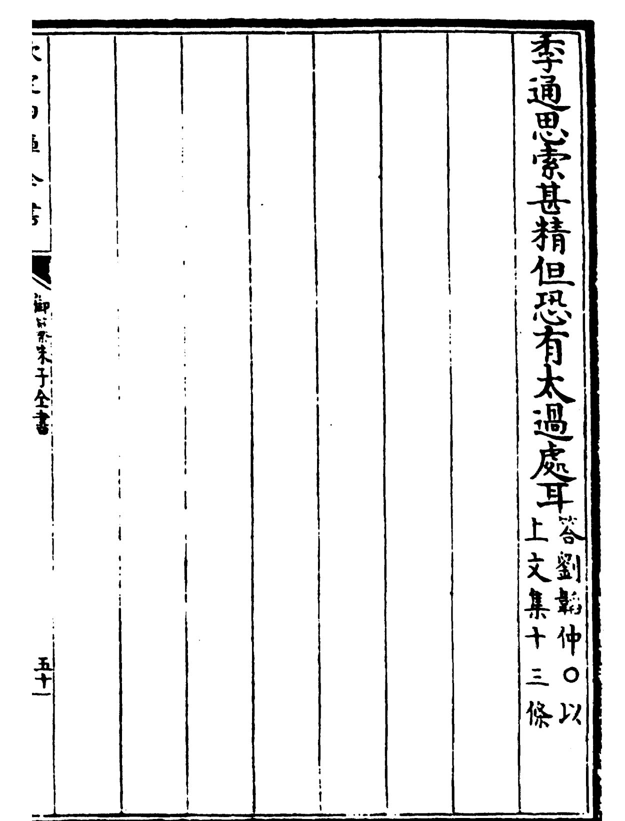
答汪長孺

所諭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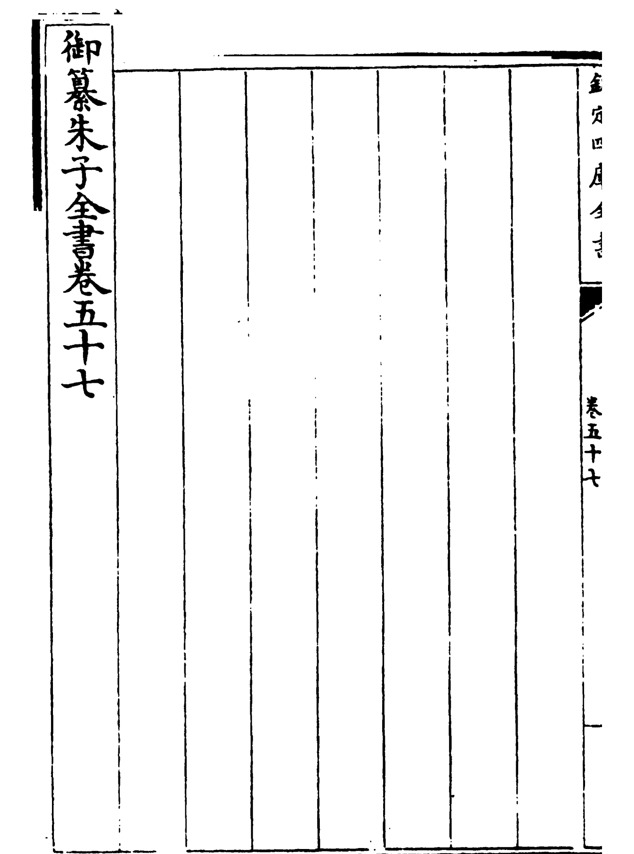
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為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内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為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豪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閒管亦只是見理不透

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為佳耳答劉季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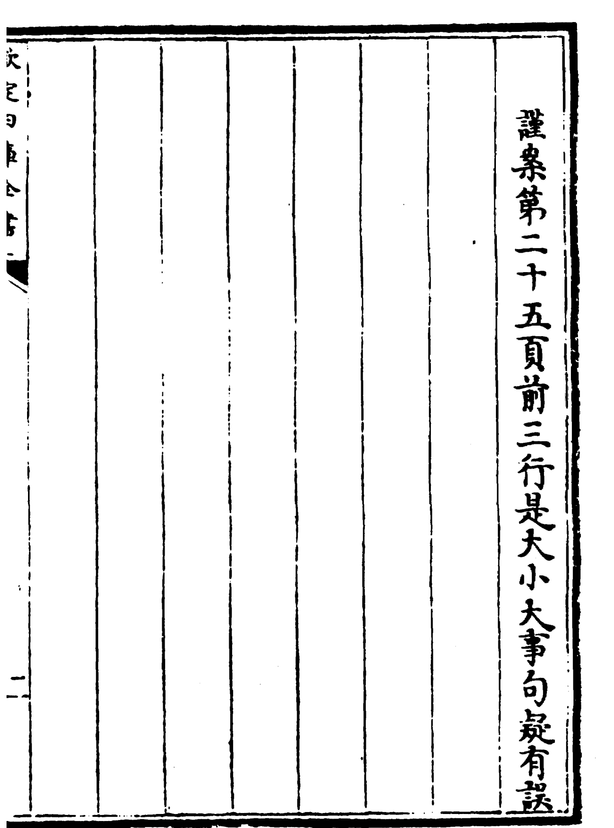
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尚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弘正為救此病耳答趙子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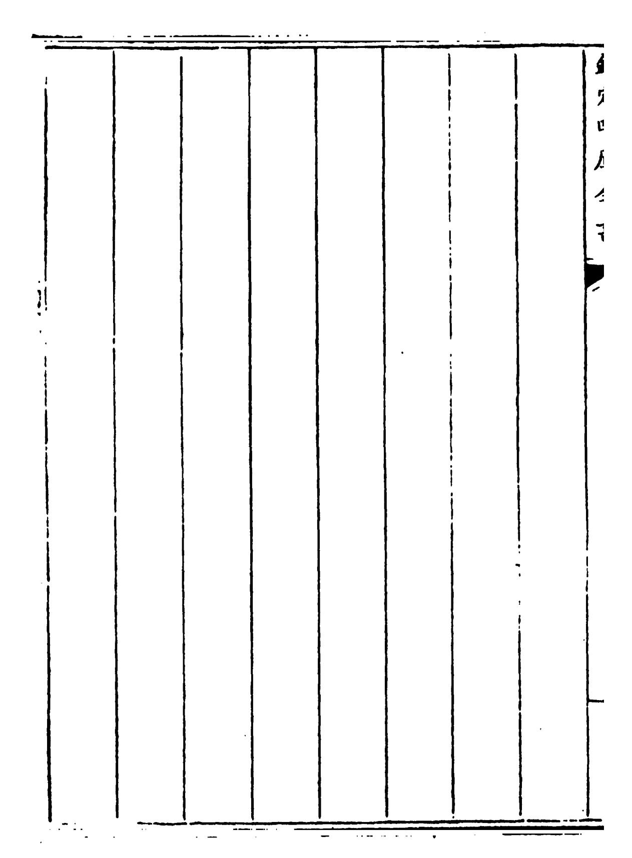
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答劉韜仲○以上文集十三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七



謹案第二十五頁前三行是大小大事句疑有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